



上海三只眼

彭瑞高 著

SHANGHAISANZHIYAN

文匯出版社



上海三只眼

彭瑞高 著

SHANGHAISANZHIY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三只眼/彭瑞高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
2003.8

ISBN 7-80676-428-3

I. 上... II. 彭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7334 号

上海三只眼

作 者 / 彭瑞高

责任编辑 / 桂国强

封面装帧 / 卓东东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255 千

印 张 / 13.625

印 数 / 1—6 000 册

ISBN 7-80676-428-3/D·015

定 价: 20.00 元

目 录

一、呼吸在虹桥

- 文人的草地 /3
呼吸在虹桥 /7
向老市长鞠躬 /16
走进西柏坡 /22
担架上的春光 /27
寻找先贤足迹 /30
僧人告我大事 /34
将军泪洒“明斯克” /38
警钟响在伤口上 /41
历史的刻刀 /44
红楼的末日 /51
无言的课堂 /54

- 关山度若飞 /57
富村滕头 /60
触摸赤子之心 /65
沉重的漂流 /69
去镇江与名人会师 /72
常州的骄傲 /76
安吉看竹去 /79
海棠灼灼 /82
云南的山里孩子 /85
重归 /88
丞相后裔何处寻 /93
青山永远铭记 /97
石长城 /100
太湖之子 /103
大树是城市的历史 /106
上清镇的震撼 /109
辞典沉没 /112
年轻四十岁 /115
脉息 /118
毛哥斩肉 /121
疲倦的微笑 /126
锅贴 /130
牛眼 /134
阿奴的世界 /137

-
- 百看不厌是毛周 /140
枫泾 1974 /143
劳模唐蒙 /148
天宇之声 /151
小说的魅力 /155
刮目看乡村 /159
不要把小说看得那么重 /162
嫁给画家 /164
裤子的勇气 /167
生命之重 /169
徐虎家人 /172
托起破碎的天空 /175
同龄,不是一个轻松的字眼 /179
黄浦江赤子 /182
人不理,狗来帮 /185
背心 /188
上海的窃车贼 /191
“幸运儿” /194
遭窃 /198
订报轶事 /201
潜能 /204
光荣差使 /207

二、狗牵人

小保姆与大学文凭 /213

请君入瓮 /216

《震撼》的震撼 /218

上海人不会走路? /220

龙子龙孙 /223

风吹瘪谷 /225

“拷德” /228

师傅·老师·先生 /232

狗牵人 /235

上海的泼妇 /239

责任与良心 /242

蟹起蟹落 /245

返朴归真 /249

污染到人心 /252

从此不闯红灯 /255

艺不高胆也大 /257

耗子之宅 /260

惩罚作假者 /263

向往聚谈 /266

囫囵吞枣 /269

不与陌生人说话 /272

三、上海的喜剧

拣一个无球的夜晚 /277

范志毅道歉 /280

看好汪嘉伟 /283

甘苦之言 /286

寄语申思 /289

祁宏进球 /292

根宝,请走好! /295

上海男人的名誉 /298

姜还是老的辣 /301

少安毋躁 /304

走马灯 /307

“五一”没有悬念 /310

上海的喜剧 /313

主心骨 /316

足球不念旧情 /319

球王无行 /321

换球衣的遭遇 /324

但看明天 /326

吹尽黄沙始到金 /329

球迷醒来了 /331

球星的金矿 /333

上场昏 /336

- 射门与射雕 /339
壮胆 /343
空心汤团 /346
当日上海英雄 /349
天数 /352
国球 /355
孤独的长跑者 /358
远看陶璐娜 /361
达蒙,你上海的精灵 /364
名将之风 /367
谁为老桑立传 /370
游泳池里的尿素含量 /373

四、与奔驰初恋

- 男人梦 /379
车如其人 /381
新手请走好 /383
“小号头”带头 /385
途中的耳朵 /388
跟车难 /390
头车亦难 /393
大丢上海人颜面 /395
惹不起,躲得起 /397
灵性 /399

-
- 耻辱的喇叭 /402
老僧入定 /404
高级技工 /406
电眼与法眼 /408
搭车历史 /410
车有尊严 /412
车内风景 /414
遍地好路游上海 /417
安亭给我上课 /419
顶灯下的世界 /421
与奔驰初恋 /424

呼吸在如搖

文人的草地

上海有两片草地，忘记不了。

一片在作协院子里。

这片草地又不大，且不成规矩。却因有了两座雕塑——一座鲁迅的，一座西方圣女的，竟显出了灵动的意思。

鲁迅像竖在深一些的地方，粗看是看不见的。到作协院子里，一眼看见的，是大厅前的裸女雕塑。那是“文革”后不久。作协许多老人还在，常为文学青年办学习班。我第一次看到这草地上的裸女雕塑时，冷猛吓了一跳，心下想，这地方，恐怕“文革”的风暴没刮到过吧，否则，这西方裸女，怎么纹丝不动，且面目还如此姣好呢？事实上，“文革”在作协，搞得是很起劲的。这草地上的西方裸女，文斗武斗、风风雨雨，也见了不少，她赤了十年膊，居然完好无损，真是弄不懂了。那一时的作家，自顾不周，谁还会有心去保护一个没生命的西方裸女呢？要么造反派、保守派，面对这么个圣

洁的裸女，心中都有一股温情在？文人也好，粗人也好，都不忍对这样一个好身段、好眉目的女人动手脚？

其实不然。这个裸体的玉女，在那非常时期，还真是有人保护了她的。不过，保护她的人，既不是作家，也不是艺术家，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老花匠。据《上海文学》的资深编辑彭新琪老师介绍，就是这个老花匠，冒着风险，把玉女从草地那里移开，藏在了地下室里，才免去了她粉身碎骨的厄运，也使我辈今天还能一睹这西方裸女的丰韵。

这个老花匠，也是养护作协那片草地的功臣。那时，我们每次去作协办学习班，都能遇见这位老人。这老人真是很老了，雪白的头发，红眼睛，腰背佝偻得厉害，还咳嗽。我们每次见着他时，他总是默默的，独自莳草弄花，低眉低眼，不说话。有一次中途休息，我们几个想跨进草地去踏踏青，冷不防“嘿！”一声猛叫，当场把我们的脚吓缩了。循声看去，只见草地东南角树荫里，黑着一个瘦小的老人，满脸的怒气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老花匠开口说话，也第一次明白，这草地为什么会这么漂亮。那些年，我每次去作协，碰见这老人，都要叫一声老伯伯的。但不知是他耳聋，还是不喜欢我，总是懒得睬我的样子，使我很觉得没趣。后来我看到有悼念老花匠的文章，说老花匠对老作家张三怎么好，常常送心爱的花去；对老作家李四又怎么好，常去帮助拾掇花园等，我才恍然大悟：作协到底是作协，连老花匠也讲究个圈子，你一个业余作家，瞎掺和什么！

还有一片草地，是在文艺会堂。

文艺会堂的天地，比起作协的院子来，宽阔、明亮多了。不知以前是哪家的别墅。这里的布局、格调，都是典型欧美式的。二、三层的洋房，坐落在树丛里，有很宽的前庭，精致而不张扬；一排长长的平房，主调是白色的，带着长长的凉棚；凉棚前面，就是那一大片草地。这片草地方正、开阔、成气候，人人看了赏心悦目。文艺会堂也因这片草地，变得亮堂、大气、尊贵起来。

文艺会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只对作家艺术家开放。我第一次进去，是在1966年夏季。它作为市委接待站，对千千万万头脑发热的年轻人，临时打开了大门。我们四五个同学，拉住个年轻干部，反复提出些自以为很深刻的问题，让他回答。大家围坐着的，就是凉棚下的白色桌椅。当时问答些什么，统统忘记了，只记得对着那些白色桌椅我想过，这就是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坐过的椅子啊，这就是那些大导演大明星喝咖啡的桌子啊。我们这些学生仔，怎么额角头碰上天花板，竟坐到这里来了呢？

“文革”过后，文艺会堂一度又抖了起来。那里的小卖部，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地方。凭作协或文联发的卡，可以进去买些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，像比较好的香烟啊，进口的牛油啊，紧俏的糖果啊，还有特供的书，等等。三五作家或艺术家，要一杯咖啡，几块点心，再来个冰淇淋，在凉棚里坐谈，成为延安路上行人羡慕的一景。这些文人啜着咖啡，说着闲话，一边就看着门前的那一片草地。草地上有麻雀跳跃、鸣啾，忽地飞来几只，又忽地飞去几只；草地上有

阳光照耀、闪烁，草叶尖上慢慢褪去下午的金黄，便渐渐染得夕阳的胭红；有的作家艺术家带来小孩子，他们就在那草地上翻跟头、扑蜻蜓；倘若下雨，那一阵阵的雨帘盖在草地上，细极无声，草却是加倍的油亮了……

那张卡，我曾是很想要的。我常想着有朝一日，把卡一亮，进门，去那片草地上走走，坐坐，看看；让人家也用羡慕的目光看我进门，看我坐到凉棚下喝咖啡。我一直声言对特权反感，然而对于这份文化人的特权，却品得有味。其中的虚伪和俗气，想想也真是可以了。奇怪的是，后来我有了文艺会堂的卡，却只借给别人去买烟买书，自己却一趟也没有用过。我是没有工夫，也没有那份闲心。我在离市中心30公里的一个乡村学校教书。所谓的作家，只是我业余的行当。往返百多公里路，到这里来摆一摆谱，想想有什么意思。毕竟，戴一副墨镜，悠闲地坐在凉棚里，看草地，喝咖啡，那不是属于我的生活。

作协的那片草地，比起当年来，眼下是大大地荒疏了；文艺会堂的那片草地，则不知在哪一年，很干脆地消失了。好在，它们还铺在我的心里，那色彩永远是绿着的，那质地，也永远是滋润着的。

呼吸在虹桥

虹桥路是一条女性化的路。她在我心中，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。

虹桥路从上海市区，直通上海西郊。西郊是个不一般的地方，跟浦西三郊相比，她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：东郊过于苍白；北郊很拮据，却有些武士气概；南郊怀着暴发的欲望，是骚动着的；只有西郊，她是宁静的，丰富的，妩媚的。

西郊虽是农村包围着，但它的农耕色彩十分散淡，尤以虹桥路一带为然。虹桥路的路名，得自于虹桥镇，那倒是一个古典的、农家味十足的小镇。但虹桥路的发达与它根本无关。它一直呆在虹桥路以南数公里的地方，只有几条煤屑路与市区相通，多少年来，它都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。虹桥路早已通向世界，而虹桥镇直到我上高中时，竟还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与市区相通。这个镇上的人看虹桥路，从来都是仰视的，两者完全处在两个世界。

虹桥路路幅很窄。57路公共汽车开通时，两车交会还